

京 劇

八大錘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8
5

前記

『八大錘』又名『斷臂說書』，取材於『精忠說岳演義』。

金兀朮侵宋，岳飛率軍迎拒於朱仙鎮。兀朮不得逞，乃調其義子陸文龍前來助戰。陸文龍原是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十六年前，兀朮攻破潞安，陸登夫婦死難，兀朮把抱在乳娘懷中的陸文龍擄回撫養，並認為義子。

陸文龍，少年英俊，陣前驍勇無敵。岳飛派岳雲等四個使用雙錘的大將，和文龍車輪大戰，均被文龍擊敗。宋營參軍王佐素知陸文龍的身世，向岳飛獻計，擬詐降金營說文龍歸宋，岳飛持重勸阻。王佐回到自己帳中，終夜籌思；翻閱史書，忽見『要離刺慶忌』故事，觸動靈機，於是自斷左臂，詐降兀朮。兀朮見狀，深信不疑，將他收留。王佐遂乘機向陸文龍的乳娘道出來意；並藉着說書的機會，旁敲側擊，打動陸文龍。在乳娘的幫助下，陸文龍終於明白了自己的國仇家恨，幫助宋軍，打敗了兀朮，重返故國。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葉盛蘭、李盛藻、王玉敏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了以下兩點：一、原本王佐與乳娘道明鄉親後，乳娘即說出流落金邦的經過，並深以陸文龍『認仇作父』為恨，而王佐亦立即道破自己的來意。這樣描寫未免簡略，整理本在此處略加充實。二、原本陸文龍在歸宋途中，槍刺兀朮，兀朮『真龍出現』，文龍又感念『十六年養育之恩』，遂放兀朮逃走。整理本修改了這一情節。

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八大錘

第一場

(四宋軍押糧車引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嚴正芳：車夫們，遵行者！

(『粉孩兒』牌子，圓場)

嚴正芳：俺，嚴正芳。

何元慶：何元慶。

岳雲：岳雲。

狄雷：狄雷。

嚴正芳：衆位將軍請了。

衆：請了。

嚴正芳：你我奉了元帥將令，催押糧草，

去往朱仙鎮前聽用；且喜糧草俱

已催齊，不免回營交令。衆位將

軍請來傳令。

衆：你我一同傳令。

四將：(同)衆將官，速速遵行！

：啊！

(牌子，衆同下)

第二場

兀

朮：

(唱『點絳脣』)

(四金兵、四金將引兀朮上)

將士英雄，軍威壓衆；兵將

勇，戰馬如龍，令出山搖

動。

(上高台，念詩)

屢次興兵奪宋朝，

身經百戰費辛勞；

一心要把中原掃，

一統山河歸吾朝。

孤，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完

顏宗弼，皇號兀朮。奉了老王之

命，帶領三川六國人馬，奪取宋室天下。怎奈岳飛用兵如神，屢次交鋒，不能取勝。也曾命人回國，搬取吾兒陸文龍前來助戰，未見到來。——列位平章。

四金將：狼主。

兀朮：今日交鋒，非比尋常，必須要人奮勇，個個當先；進前者賞，後退者，插箭遊營！

衆：啊！

（報子上）

報子：啓狼主，岳飛領兵已至朱仙鎮。

兀朮：再探！

報子：啊。（下）

兀朮：兒郎的，殺！

（上馬，衆同下）

第二場

（陸文龍上）

陸文龍：（胸前藏虎豹韜，英名幾時標。）

（中原成運鹿，山河風雨飄；

金戈征塵滾，壯志吞南朝。

俺，陸文龍。父王兀朮。俺雖生

長北國，最喜南朝打扮。我父王

奪取中原，每未成功；而今屯兵

朱仙鎮，不知勝負如何？正是：

但願蒼天遂我願，滅却宋朝方稱

心。

（旗牌上）

旗牌：（念）奉了老王命，搬請智勇人。／

殿下在上，小將有禮。

陸文龍：罷了。我父王兵紮朱仙鎮，勝負

如何？

旗牌：啓稟殿下，宋將十分驍勇，奉了

狼主之命，特請殿下前去助戰。

陸文龍：既然如此，待我稟知乳娘，一同

前往。正是：

旗牌：全憑殿下雙槍勇，

陸文龍：哪怕宋軍百萬強！

（陸文龍下，旗牌隨下）

第四場

岳飛：（牌子，四宋軍引岳飛上）
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可恨金人屢犯中原，本帥統領雄兵，與他交戰。如今屯紮朱仙鎮上，那兀朮又統兵前來，必要殺他個片甲不歸，方消我恨！

（報子上）
報子：金兵討戰！
岳飛：再探！
（報子下）
岳飛：衆將官，迎敵者！
（四金兵、四金將引兀朮上，會陣）

兀朮：馬前來的敢是兀朮？
岳飛：兀朮！爾進犯我朝，屢敗不退，今又興兵前來，俺恨不得食爾之

肉。休走，看槍！
兀朮：岳元帥！你國二聖被孤家擄回我國，每日坐井觀天，好不笑煞人也！

岳飛：一派胡言，看槍！
兀朮：岳元帥！你自不量力，孤家無禮了。

（起打，兀朮敗下，岳飛追下）
（四金將上，岳飛再上，起打；兀朮上，岳飛敗下；兀朮、金兵追下）

第五場

陸文龍：（內唱西皮倒板）

奉命助戰兼程往，

（旗牌背雙槍，乳娘、車夫、陸文龍上）

陸文龍：（接唱流水）

披星戴月奔疆場。
吩咐車輛往前闖——

(旗牌、車夫、乳娘同下)
陸文龍：(接唱搖板)

滅却宋軍保父王。(下)

第六場

(四宋軍引岳飛上。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將：參見元帥，末將等交令。

岳飛：罷了。糧草可曾催齊？

將：糧草催齊，元帥查點。

岳飛：不必查點，衆位將軍之功也。

將：可曾與那賊見過陣來？

岳飛：見過一陣，大敗而回。

將：末將等抵擋一陣。

岳飛：須要小心！

將：得令，帶馬！

(岳飛下，嚴正芳等上馬。四金兵引兀朮上，起打；兀朮敗下。四金將上，起打；四金將敗下。嚴正芳等追下)

第七場

(四金兵、四金將、兀朮敗上。旗牌上)

旗牌：啓狼主，乳娘到。

兀朮：喚她進來！

旗牌：喚乳娘！(下)

(乳娘上)

乳娘：念想起瀝安甚可傷，老爺夫人雙

雙亡。——參見狼主。

兀朮：一路勞乏，後面歇息去吧！

乳娘：多謝狼主。(下)

旗牌：(上)殿下到。

兀朮：喚他進來！

旗牌：有請殿下！(下)

(陸文龍上)

陸文龍：(唱西皮搖板)

雙槍能敵千員將，

見了父王問安康。

父王在上，兒臣打躬。

兀朮：一旁坐下。

陸文龍：謝座。

報子：⑤報！岳飛討戰。

兀朮：再探！

（報子下）

兀朮：啊！這姓岳的，他又殺來了！

了！

陸文龍：啓父王，既是岳飛討戰，待兒臣

出馬生擒岳飛入帳。

兀朮：吾兒有此胆量？

陸文龍：有此胆量。

兀朮：好。——兒郎的！殿下出馬，爾

等鞍前馬後，多加小心。

衆：啊！

（兀朮、四金將同下）

陸文龍：兒郎的！殺上前去！

（上馬，四宋軍引岳飛上，起

打；岳飛敗下，陸文龍追下）

第八場

（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四將：⑤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

（四宋軍、岳飛敗上）

四將：元帥勝負如何？

岳飛：番營出了一員小將，十分驍勇，

難以取勝！

四將：待我等出馬，會他一陣。

岳飛：爾等出馬，用車輪戰法擒他，

本帥大兵隨後。（下，四宋軍隨

下）

四將：得令。（下）

（陸文龍上，嚴正芳、何元慶、

岳雲、狄雷先後上，車輪戰後，

四將齊上，合戰，同敗下。岳飛

上，敗下。四金兵過場下，陸文

龍追下）

第九場

(四宋軍、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岳飛上，過場下；四金兵、陸文龍追上。宋軍搖旗免戰。)

陸文龍：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兒郎的，團團圍住了！

(同下)

第十場

(王佐上)

王佐：急要爲天下奇男子，須立人間未有功。

(四宋軍、岳飛上，王佐迎出；岳飛、王佐同入座)

報子：(陸文龍討戰！)

報子：再探！將免戰牌懸掛營門！

報子：得令。(下)

岳飛：唉！想俺岳飛，累次與金人交

戰，未嘗有此大敗；今日被陸文龍連敗數員上將，恨煞我也！

王佐：啊，元帥，那陸文龍，莫非是當年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麼？

岳飛：正是此子。

王佐：聞得他父母，命喪金人之手，如今爲何反助仇人？

岳飛：想當年潞安州城破之時，此子未滿三月，就被擄入番邦，他焉能

知曉。

王佐：哦，待我去至番營，詐降兀朮，順說那陸文龍歸宋。大哥意下如何？

岳飛：賢弟，此事不可造次，晝虎不成反類犬。你料理軍務去吧！

王佐：是是是，告退。(下)

岳飛：衆將官，小心防守！

(衆同下)

第十一場

王佐：

(起更)
(內唱二黃倒板)

聽譙樓打初更玉兔東上。

(二旗牌提燈引王佐上)

王佐：

(接唱廻龍)

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王

恩，晝夜奔忙。

(唱原板)

想當年在洞庭逍遙放蕩，

到如今食君祿未報宋王。

岳大哥他待我手足一樣，

俺王佐無功勞怎受榮光。

今夜晚思一計番營去闖，

留一個美名兒萬載傳揚。

想俺王佐有何妙計混進番營，順

說那陸文龍……

(二更，接唱原板)

怎能夠思巧計番營來進，

前後話對文龍細說衷情。

前又思後又想無有計定，(入

座，二旗牌下)

倒不如上公案觀看古今。(看

書)

漢室衛律、蘇武，一個降順北

國；一個打入羊羣，執意不降，

每日食氈飲雪，忠心不改。真是

忠佞各別了！

(三更，接唱原板)

漢室中衛律聲名不正，

怎比得那蘇武一片丹心。

飢食氈渴飲雪忠心耿耿，

似這等忠良臣能有幾人。(換

書)

『東周列國』，倒要看看。(看

書)『要離斷臂刺慶忌』，『要

離斷臂刺慶忌』。哎呀且住！想

那要離斷臂，刺死公子慶忌，乃

是大丈夫所爲；俺王佐何不學他

一學，以報岳大哥知遇之恩也。

（修書，四更，唱二黃散板）

那要離刺慶忌頗有志量，
留下了美名兒萬古傳揚。

俺王佐學要離番營去闖，（脫
外衣，取劍）

願不得生和死天作主張。

（斷臂，倒地。五更，二旗牌上）

二旗牌：王將軍醒來！

王佐：（唱二黃倒板）

一霎時只覺得疼痛難忍！

（坐起，撫斷臂，疼痛）

王佐：（接唱散板）

爲國家斷了臂詐降番營。

二旗牌：將軍爲何如此？

王佐：爾等不要聲張，來來來，這裏有

書信一封，呈與元帥，有人問你
老爺，就說另有公幹。

二旗牌：是。（欲行）

王佐：轉來！此乃機密大事，不可走露

風聲，違令者斬！

二旗牌：遵命。（下）

王佐：看天色已明，投奔番營去者。（下）

第十二場

（二旗牌上）

二旗牌：有請元帥。

（岳飛上）

岳飛：（念）籌思無良計，悶坐在大營。——

何事？

二旗牌：王將軍有書信一封，元帥請看。

岳飛：呈上來。（牌子，看信）傳王

貴、鄭環進帳！

（王貴、鄭環上）

王貴：參見元帥，有何吩咐？

鄭環：命你二人巡營瞭哨，等待王佐將

軍的消息，不得有誤。

王貴：得令。

鄭環：得令。

(衆同下)

第十二場

(四金兵引陸文龍、兀朮上)

兀朮：念與兵攻宋室，

陸文龍：念一戰建奇功。

(金兵上)

金兵：啓狼主，拿住宋營奸細。

兀朮：啊！押進帳來！

金兵：啊！

(二金兵押王佐上)

王佐：叩見狼主。

兀朮：哪！胆大奸細，敢來窺探軍情，

推出斬了！

王佐：留頭講話。

陸文龍：是啊，父王，要讓他留頭講話

呀。

兀朮：好，講！

王佐：難臣王佐，乃岳飛帳下隨營參

軍。只因昨日岳飛被狼主殺得大

敗，閉營不戰，是我勸他歸順狼主，他是執意不降。當時將難臣左臂砍去，高聲大罵，定要掃盡金酋，迎請二聖還朝，那時再將難臣斬首。哎呀狼主啊！想我死是死不了，活是活受罪，望求狼主收留草命哪！（哭）

兀朮：孤家不信你的謊言！

王佐：狼主不信，狼主請看！（指斷臂）

兀朮：岳飛啊岳飛，降與不降但憑於你，爲何下此毒手？——啊，王

佐，你爲孤家吃了苦了，孤家收

留於你就是。

王佐：謝狼主！

兀朮：你如今已是我國的人了，必須要

改個名兒才是。

陸文龍：是啊，必須與他起個名字才是。

兀朮：哎呀，他叫……

王佐：噯，苦哇！

兀朮：有了，你爲孤家吃了苦，就叫『

苦人兒』罷。

陸文龍：苦人兒麼？甚好。

王佐：是是是。

兀朮：苦人兒，從今以後，滿營之中，任你行走；有人問起，就將岳飛斷臂之事與他們說明。吩咐大小三軍，不可攔阻。孤命太醫與你調治膀臂，後營歇息去罷！

王佐：多謝狼主！

（王佐出，陸文龍撫其臂，王佐負痛，下）

兀朮：兒啊，爲父已命人搬取鐵浮圖、火砲，待等來時，攻打宋營，恐怕岳飛不滅！正是：惱恨岳飛心毒狠，

陸文龍：軍中哪有斷臂刑！

兀朮：兒啊，隨爲父來呀！（笑）哈哈！

（衆同下）

第十四場

乳娘：（唱二黃原板）

嘆老爺爲國家忠心喪命，
陸夫人尋自盡一命歸陰。
我心中只把那金人憤恨，
十六載冤仇事常掛在心。

老身薛氏，當年在潞安州陸登陸大老爺府中，曾爲乳娘。只因金兵打破潞安州，老爺爲國盡忠自刎而死，夫人也盡節而亡；是我懷抱不滿三月的公子，被金人擄到金邦。至今一十六載，冤仇未報，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黃搖板）

血海冤仇不能報，
怎不叫人珠淚拋。

（王佐上）

王佐：（唱搖板）

這幾天到番營未有巧遇，
怎能夠見文龍細說端的。

來此已是陸文龍的營帳，待我偷
觀偷覷。(看)

乳娘：哪，哪裏來的奸細！——來，與
我拿下了！

王佐：啊，老太太不要高聲，我本南朝
殘廢人，狼主見我可憐，收留帳
下，取名『苦人兒』，各營任我
遊戲；今日閒暇，特到後帳，觀
看寶帳虎威。啊，老太太，休得
見怪！

乳娘：哦，不錯，昨日聞聽殿下言道，
有一南朝將官，名喚王佐，投順
我國，改名苦人兒，就是你麼？

王佐：是啊。

乳娘：失敬了。

王佐：豈敢、豈敢。聽老太太講話，不
像此地人氏？

乳娘：老身本不是此地人氏。

王佐：哪裏人氏？

乳娘：湖廣潭州人氏。

王佐：怎麼？老太太是湖廣潭州人麼？
乳娘：哦，聽你之言，你莫非也是湖廣
潭州人氏麼？

王佐：不錯，我也是湖廣潭州人哪。
乳娘：如此說來，我們是鄉親哪。

王佐：是啊，你我是鄉親哪。
乳娘：這倒巧得緊！

王佐：巧得緊！
乳娘：正是：久旱逢甘雨，
王佐：他鄉遇故知。(笑)哈哈……
來來來，重見一禮。

乳娘：重見一禮。

王佐：啊，老太太，你因何流落在此啊？
乳娘：這……(望)此地不是講話之
所，請到裏面敘談。

王佐：(同入內)

王佐：老太太因何至此啊？
乳娘：再休提起！老身薛氏，十六年

前，在潞安州陸登陸大老爺府中，曾爲乳娘。那年金兵大破潞安州，老爺盡忠，夫人盡節，撇下公子，未滿三月，就被狼主帶回金邦，故爾至此。

王 佐：聽你之言，那陸大老爺還有後

麼？

乳 娘：怎的無有哇！前幾日在兩軍陣前，槍挑數員宋將的，那就是陸公子啊。

王 佐：怎麼，在兩軍陣前，槍挑數員宋將，那就是陸公子？（試探性地）

哎呀呀，真是英雄蓋世啊！

乳 娘：唉！說什麼英雄蓋世，可嘆我家公子，他就忘……（頓悟失言）

王 佐：啊，忘什麼？

乳 娘：唉，你、你、你不問也罷！

王 佐：是是是。——哎呀且住！看這乳

娘頗知大義，我想此事成功，就應在她的身上也。

（唱搖板）

聽她言來喜心上，

尊聲安人聽端詳：

爲公子斷去左臂膀，

捨死忘生到番邦。

乳 娘：如此說來，你是爲了我家公司子，

吃了苦了哇！

（撫王佐膀臂，王佐疼痛顫抖）

王 佐：（唱搖板）

這斷臂的情由莫聲張，

洩露機關禍難當。

少時公子回營帳，

全仗安人作主張。③

內 乳 娘：殿下回營。

王 佐：公子已回，快快躲避。（下）

王 佐：是是是。

（急出帳。四金兵引陸文龍上。）

四金兵下）

王 佐：參見千歲。

陸文龍：啊，苦人兒，這幾日未見，你往

哪裏去了？

王佐：這幾日那些王爺平章們，這個請

我吃酒，那個叫我說評書，今日

閒暇，特來與千歲請安。

陸文龍：哦，你還會說評書麼？

王佐：一肚子的評書呢。

陸文龍：好，你且稍待。——有請乳娘。

（乳娘上）

乳娘：殿下回來了！何事？

陸文龍：有個苦人兒，他會說評書。請乳

娘一同聽書。

乳娘：好好好，一同聽書。

王佐：千歲，這是何人？

陸文龍：這就是乳娘太太。

王佐：哦，這就是乳娘太太！

陸文龍：（向乳娘）這就是苦人兒。

王佐：苦人兒與老太太請安。

乳娘：罷了，你還會說評書麼？

王佐：正是。

乳娘：既然說書——啊，殿下，必須賜

他一個座位，暖茶一壺才是。

陸文龍：原有他的座位。——苦人兒，你

就坐下。

王佐：千歲在此，哪有苦人兒的座位？

乳娘：殿下賜座，你就坐下吧。

陸文龍：自己人不必客氣。

王佐：如此，謝坐。——啊，老太太，

苦人兒告坐。

乳娘：殿下，請坐。

陸文龍：乳娘，你也坐下。

（三人同坐）

王佐：請問殿下，喜聽文的，還是喜聽

武的呢？

陸文龍：小王習武，自然是武的好。

乳娘：是呀，武的好哇。

陸文龍：武的熱鬧。

王佐：要聽忠的，還是好的？

陸文龍：小王喜的是忠臣，恨的是奸黨！

乳娘：是呀，我家殿下，喜的是忠臣，

恨的是奸佞啊！

王佐：哦，忠的好。如此待我講一段『驊騮思鄉』的故事聽聽可好？

陸文龍：哦，『驊騮思鄉』的故事，倒要聽上一聽。

乳娘：要聽上一聽哪。

陸文龍：你且講來。

（王佐咳嗽，拍醒木）

陸文龍：（一驚）這是做什麼？

王佐：此乃是書頭。

乳娘：這是說書的規矩呀。

陸文龍：這說評書還有規矩呀？

乳娘：還有規矩呀。

王佐：無有規矩就不成方圓了。

陸文龍：你慢慢講來。

王佐：念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

周；

七雄五霸亂春秋，頃刻興亡過

首。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

塚；

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

鬥！

（拍醒木）

陸文龍：他怎麼又來了。

王佐：殘詞念罷，花開兩朵，各表一

枝。不說前唐後漢，古今興廢；

單說的是南朝真宗駕前一段故

事。

陸文龍：哦，南朝的一段故事？倒要聽上

一聽。

王佐：朝中有一家忠良，名喚楊延昭。

陸文龍：哦，楊延昭，是個忠臣。

乳娘：乃是大大的忠良。

王佐：此人乃鎮守三關的元戎，北國累

次犯境，被楊元帥殺得望風而逃。

北國蕭后，心生一計，勾通南朝

一家奸佞，姓王名強字欽若。

陸文龍：哦，王欽若，是個大大的奸黨。

乳娘：是個大大的奸佞啊！

王佐：那日真宗早朝，那王欽若要暗害

楊家，上殿啓奏一本，言道：臣啓萬歲，北國有一騎好馬，此馬頭上有角，遍體生鱗，眼如日月，四蹄如烟，身長八尺，日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明，名爲日月驢騾追風駒。

陸文龍：倒是一騎寶馬！

王佐：我國若有能人將此馬盜回朝來，可算得國家之祥瑞也。宋王聞奏，問道：何人能將此馬盜回來呢？那王欽若奏道：要盜此馬，非三關楊元帥不可。——啊，千歲，這就是奸佞暗害忠良之計呀！

陸文龍：哦！

王佐：宋王聽信讒言，一時降下了旨意，命三關楊元帥去往北國盜馬。楊元帥接罷聖旨，回到帳中，是悶悶的不樂。他帳下有一員大將，姓孟名良字佩蒼。

陸文龍：哦，孟良！是員大將。

乳娘：是員大將。

王佐：進帳問起情由，討下將令，願往北國盜馬。——啊，千歲，你可曉得那孟良的出身哪？

陸文龍：他是什麼出身？

王佐：他乃綠林出身，能通三川六國的言語，喬裝改扮了北國的模樣，他就一日連兩日，兩日連三日，混進了番營。噯，那北國之人就無人認得他是南朝的大將啊！且喜呀，不到一月之功，即將此馬盜回來了。

陸文龍：哦，這大將軍乃好手段哪！

乳娘：真真好手段！——後來呢？

王佐：宋王一見此馬，十分的歡喜；賞賜孟良，加封楊元帥的官職。只是，可惜呀可惜！

陸文龍：可惜什麼？

王佐：可惜那騎寶馬，自到南朝，一連七日七夜，不食草料，眼望着北